

打眼◎著



灵眼识宝



· 你与百万富翁的距离，也许就是几块瓷片；
· 你与千万富翁的距离，也许就是一张字画；
· 你与亿万富翁的距离，也许就是一块石头；
· 你与财富的距离，就是因为你没看过《黄金瞳》！

金瞳

打眼 ◎ 著



古董 鉴定 全书



灵眼识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金瞳 . 1 / 打眼著 .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
2012. 9

ISBN 978-7-5108-1626-0

I . ①黄… II . ①打…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8673 号

黄金瞳

作 者 打眼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626-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机缘巧合，典当行劫案庄睿奇妙开天眼 / 1

随着怒喝，冲进典当行的匪首向庄睿扣动了扳机，庄睿下意识地侧了一下身子，子弹擦着他的眼睛飞了过去，庄睿感到一道火光从眼前飞过，紧接着眼睛传来一股灼热的刺痛……在庄睿眼睛的四周，出现了一道五颜六色的光晕，不过只有短短的十几秒钟，那道光晕就消失不见了。

第二章

万元捡漏，王士祯《香祖笔记》价值百万 / 19

就在眼中灵气接触到《香祖笔记》的一刹那，庄睿震惊了，因为一股远比他眼中灵气浑厚许多的气息，瞬间融入灵气之中，随之返回庄睿眼中，绕着眼睛飞快地旋转起来，不断融入眼球中，待眼珠把灵气吸收一空，庄睿的眼瞳中突然迸发出一道刺目的黄色光芒……

第三章

逃婚躲亲，庄睿初识香港珠宝大小姐 / 36

灵气游走到头部，庄母猛地打了个寒战，只觉得头发像触电似的根根竖起，又像是吃了长生不老人参果，浑身十万八千个毛孔全部张开，头脑清明，腰间的疼痛早已不翼而飞，一种无法言喻的舒适感在庄母心头涌起。

第四章

蝈蝈葫芦，道不尽晚清名匠三河刘 / 51

那蝈蝈葫芦刚一入手，庄睿就感到手心有股暖意，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蝈蝈葫芦通口高十厘米左右，中间的肚很大，估摸着也有七八厘米，镂空的蒙芯像是玉石雕刻的，非常精美，外表皮色红润中透着幽光，显露出一种温存的旧气。

第五章

爱不释手，静茗轩的黄花梨木古董椅 / 72

宋掌柜进到包厢后，很享受地吸了吸鼻子，对那些古董架上的物件看都没看一眼，倒是走到方桌前，用手摩挲着那几张看似毫不起眼的椅子方桌，一脸爱不释手的神色。好不容易看够了，一屁股坐在这几十万的黄花梨古董椅子上。

第六章

如履薄冰，“破书”天价三百八十万 / 87

三人翻动手稿的动作，如果用小心翼翼来形容的话，那他们鉴定时的表情，就是如履薄冰一般了，大如镜面，小如指甲的各种款式的放大镜，在桌子上摆了一排。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吕掌柜的身上，对这本书稿的市场价值都是满怀好奇。

第七章

寸檀寸金紫檀木，紫檀山庄长见识 / 107

紫檀其木料坚硬沉重，入水即沉，以之制作的器物不用涂漆便呈现出天然的深褐色，再加上产地偏远、极难成材，因而被誉为“木中之王”。一张乾隆年间的紫檀木桌，竟卖到三千五百万美元的天价，所谓“寸檀寸金”，实不为过。

第八章

鱼龙混杂城隍庙，古玩市场考眼力 / 124

全安徽的古玩商人都集中在这城隍庙古玩市场，这市场里大多都是赝品，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好玩意，就看个人眼力了。眼力好的也许就能捡个漏，眼力不好的自然免不了上个当，也不算丢人，在这行当里打滚的人，谁没打眼交过学费。

第九章

都说女人是老虎，根雕俘获美人心 / 139

秦萱冰也意识到自己失言，玉雕般白皙的脸上飞起一片红晕，在车内灯光的照射下愈发美艳不可方物，就连同为女人的雷蕾和柏梦瑶都看呆了。都说女人是老虎，这话一点不假，庄睿丝毫不怀疑，像秦萱冰这样的女人，绝对能将男人连皮带骨头吃得一点不剩。

第十章

神秘藏地，庄睿走进奇妙的世界 / 157

庄睿向旁边看去，那几个人的确在吃生肉，准确地说，是在吃一条生羊腿，他们每人拿着一把小刀，挑选最可口的部位，频频切割，并用刀尖挑进嘴里，技术非常娴熟，吃得津津有味，还很有节奏感，一条羊腿很快就被吃得干干净净。

第十一章

九死一生，惊魂夜人狼恶战 / 171

十几点绿幽幽的光芒从草丛里射了出来，是狼，十几条骨骼宽大，但是瘦骨嶙峋的草原狼正趴伏在草丛之中，有几条狼甚至冲上来，想用爪子撕裂车身，车内几人都听到了狼爪摩擦玻璃发出的刺耳的声音。

第十二章

一獒降九狼，金毛獒王大战草原狼群 / 188

一獒降九狼，獒和狼是天敌，遇到了便会斗得不死不休。草原上的战斗愈加惨烈，藏獒身上的伤口逐渐增多，它根本就不顾扑上来的草原狼的撕咬，而是快如闪电地一口咬住草原狼的咽喉，然后就如甩玩具一般，把口中草原狼的喉部咬穿，随口丢在地上。

第十三章

活佛灌顶，再赐庄睿宝物密法天珠 / 205

看着腕上深褐色的天珠，颗颗饱满圆润，散发出一股温润的光泽，在每个单独的天珠上，仿佛都有好几只眼睛一般。庄睿不由回想起小喇嘛的话：“这串佛珠是天珠串成的，由活佛加持过，佩戴了凡十年，可以为你带来功德利益，保佑你诸事安康……”

第十四章

忽聚忽散，草原神秘文物黑市来去无踪影 / 228

黑市本身只起到一个中介作用，低买高卖，赚取中间利润，只不过黑市自己转手卖出去的价格，要比从那些人手里买东西的价格，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因为黑市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好东西，所以常常会吸引许多玩家来此淘宝。

第十五章

稀世罕品，出土文物汉代青铜摇钱树 / 242

汉代青铜摇钱树只在四川和湖北等地出土过，这物件主要作为当时权臣贵族供奉在家里神龛上的珍贵装饰品，或者作为权贵之家陪葬的专用品，是权力、地位、富贵、吉祥的象征，如果这个物件是真的话，那不知道哪个王侯的墓葬又被人给盗了。

第十六章

真作假时假也真，唐寅真迹深藏不露 / 261

本来庄睿对这幅画也没什么兴趣，只是一眼看过之后，他差点从椅子上跌个跟头。原来，这幅画中蕴藏了极其丰富的灵气，比他先前所见的任何古玩里的灵气都要多。再看之下，庄睿终于看出这幅画的奥秘所在。

第一章 机缘巧合，典当行劫案庄睿奇妙开天眼

随着怒喝，冲进典当行的匪首向庄睿扣动了扳机，庄睿下意识地侧了一下身子，子弹擦着他的眼睛飞了过去，庄睿感到一道火光从眼前飞过，紧接着眼睛传来一股灼热的刺痛……在庄睿眼睛的四周，出现了一道五颜六色的光晕，不过只有短短的十几秒钟，那道光晕就消失不见了。

十二月的上海市夜长日短，刚过六点外面的天色就慢慢地暗了下来，马路两旁的街灯逐渐亮了起来，让城市继续着光明，下班的人群像偌大的蜘蛛网一般充斥在这个都市的大街小巷之中，各种声音回响在城市上空。

“哗……”庄睿把店里的卷帘门拉下一半，将分项装好并贴着封条的几个铁皮箱子拎到了柜台里面，随手关上了安全门，这几个物品箱里面的东西可是价值百万，平时是有两个保安和庄睿一起交接的，不过今天是周末，保安公司培训，临时把他们招回去了。

一天的工作就要结束了，虽然不是很忙，不过庄睿年轻的脸上还是显露出一丝疲惫，可能是到了年底的缘故，已经一年没回家的庄睿有些思乡了。

庄睿今年二十四岁，出生在苏北古城的一个单亲家庭，一米八的身高，相貌虽然不算英俊，但是笑起来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一丝沉稳，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上几岁。

大学时代的庄睿也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只不过出了校门之后，事事不顺让庄睿内敛了许多，人也变得成熟稳重了许多，除了看球时偶尔骂几句，下班以后更多的时间都是在租住的房子里看一些历史小说。

2002年庄睿从上海市一所名牌大学金融财会专业毕业，那时候毕业的大

学生还是好女不愁嫁，工作并不难找，只是庄睿的运气不好，刚毕业没几天就得了一场病，没赶上当年的公务员考试，病好之后在家乡的一家小公司上了几天班，感觉没什么发展，就又回到了上海，进入这家典当行做会计。

一般私人性质的公司，请财务都喜欢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财务，而进政府部门则就需要关系了。刚到上海时，庄睿一个多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最后还是庄睿家在上海的大学同学兼宿舍老大帮忙，才得以进入这家成立没多久的典当行工作。

说到典当行，估计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当铺，而想到当铺，“虫吃鼠咬，光板儿没毛，破皮烂袄一件儿”的词就会立刻显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典当行已经成为集融资、淘宝、寄存于一身的多功能场所。

在庄睿工作的这家典当行的绝当品区就摆有钻戒、翡翠首饰、名牌手表等绝当品，由于收取这些物品的价格，一般在原价一半左右，因此，这些当品一旦绝当，卖出的价格只会略高于收当价格，这对一些囊中羞涩，但是又追求品牌的人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庄睿见过很多穿金戴银的靓女俊男，来这里把自己不喜欢的珠宝首饰绝当，再去绝当区寻找自己喜欢的物品，如此一来，不但绝当的物品得到流通，也不会造成资金积压。

典当行内的人事结构很简单，首席鉴定师德叔兼着典当行的经理，还有两个从国外回来的年轻鉴定师，主要负责一些国外艺术品和奢侈品的鉴定，都是三十出头的年纪，在这个圈子里混了一段时间了，也都是科班出身，只是这两位平时自视甚高，一直不受德叔待见。另外就是出纳胥玲和绝当区的营业员了。

德叔大名叫马德林，解放前就在上海的一家当铺当小伙计，后来也一直从事文物工作的发掘和鉴定，专攻杂项和字画，在上海文物古玩收藏界有很高的声望，典当行开业前花了很多功夫，才把已经从上海博物馆退休了的德叔请来作为典当行的首席鉴定师兼经理，放在以前的当铺里，那就叫大掌柜。

德叔很喜欢庄睿这个踏实勤快的小伙子，有心把他往这个行当里带，奈何庄睿虽然喜欢看历史小说，但是对这些古玩并不是很感兴趣，对德叔的教导也是左耳进右耳出，说着说着就会把话题扯到某个历史人物或者故事上，

经常把德叔气得吹胡子瞪眼的。

按照规定，本来出纳胥玲是应该在下班的时候，和庄睿一起把绝当区的物品交给银行押款车的，不过这个拜金女今天要和第 N 号男朋友去东方明珠吃饭，早早地就走了，胥玲是上海本地人，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作借口，这不是第一次了，庄睿也习惯了。

典当行晚上六点钟下班，而银行的押款车一般在六点半左右才会到，到了六点，德叔和绝当区的营业员都离开了，那两位高薪鉴定师更是掐着秒表上下班的，现在只剩下了庄睿一个人，他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之后，就坐到柜台里等银行的人来，按照规定，现金箱和存放贵重珠宝的物品箱都是由押运员进来领取的，并查看封条的完好情况。

最后一抹夕阳隔着玻璃门射入店中，忽然，庄睿感觉眼前一暗，三个人影从半关着的卷帘门下面钻了进来。

“这才六点十分啊，银行的车一般不会来这么早的啊。”

庄睿愣了一下，虽然周末，押款车会提前一会儿到，不过也要到六点二十左右，由于进来的几个人都是背光，庄睿一时间没看清几个人的相貌，但是他知道这几个人不是银行押款员，因为门口并没有银行的押款车。

“几位先生，我们下班了，有什么需要请明天再来，我们周六和周日都营业……咦？”

庄睿话说到一半，猛然发现，进来的三个男人头上都戴着针织的帽子，就是那种可以翻下来遮挡住面孔只有眼睛露在外面的帽子，这种帽子几年前很流行，不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戴了，虽然是十二月份了，不过上海的天气还不至于冷到要戴这种帽子的程度，庄睿心中顿时升起一种不祥的感觉。

“小子，少废话，把你手边的箱子递过来。”

两个人站在柜台前面，另外一个人直接向绝当区跑去，看他们的动作，应该对这家典当行相当熟悉。

“你们这是在犯罪，银行的保卫人员马上就到，你们现在不跑，一会儿想跑都跑不掉了。”

庄睿知道自己遇到劫匪了，虽然辖区的派出所来搞过几次演练，但他万万没想到除了银行之外，典当行居然也成了这些人的目标。

不过初时的慌乱过后，庄睿迅速冷静下来，因为典当行的柜台全是依照银行防盗防抢柜台设计的，钢质的窗棂使得柜台与外面完全隔离开来，他们

要是早来一会儿，还可以抢到绝当区的物品，不过现在自己把这些东西都收到里面来了，庄睿相信就凭这几个人，短时间内绝对没办法破开那道安全门的。

嘴里边和劫匪说着话，庄睿边坐回了椅子上，他的手已经伸向了报警按钮，只要按下去，110 警方和附近的辖区派出所马上就会收到警报，五分钟之内，他们就能赶到，这可不是拍电影，在这一年之中，现场演习都进行了几次，庄睿对每次都能迅速赶到的警察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大哥，这边的东西都收起来了，毛的东西都没有，老干净了，大哥你上次不是亲自踩的点吗？”

跑到绝当区的那个人自然找不到东西了，向着这边喊道，一口地道的东北腔。

“你骂谁呢，告诉你们要文明，要死，老子跟你们说过多少次，要说普通话。”

和庄睿隔着一道防盗网的匪首恼羞成怒地骂道，他对手下的素质十分不满，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被手下人质疑的原因，听得庄睿心里直想笑，这年头还有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抢劫犯啊，不过他马上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一个黑洞洞的枪口隔着安全窗对准了他。

庄睿打了个激灵，已经按在报警按钮上的手指用力按了下去，刺耳的警报声随之响起，他相信只要自己拖上几分钟，这几个人绝对跑不掉。就在此时，典当行门口突然传来刹车声，庄睿向外看去，心中大喜，是银行的押款车提前到了，这在周末是很正常的。

看到站在柜台前的匪首似乎被门外的刹车声分散了注意力，庄睿趁机向柜台下方趴去，那里是射击的死角，匪徒们在外面是奈何不了他的，只是庄睿坐的旋转椅打了一个滑，导致庄睿并没有趴下，而是向后退了一米多，变成和匪首面对面了。

“小子，你要花招！”

随着怒喝，匪首向庄睿扣动了扳机，庄睿在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下意识地侧了一下身子，子弹擦着他的眼睛飞了过去，庄睿先是感到一道火光从眼前飞过，紧接着眼睛处传来一股灼热的刺痛。

眼睛是人体内神经系统最发达和敏感的地方，庄睿捂住眼睛的双手指缝里已经向外渗出鲜血，剧烈的痛楚使得庄睿的身体转了个圈向后仰倒，后脑

所倒向的位置，正是那个警报按钮所在的位置。

“砰……”的一声传出，庄睿的后脑狠狠地撞击在警报按钮外面的玻璃盒子上，巨大的冲击力使得四方形的玻璃盒子破碎开来，鲜血瞬间染红了安装警报按钮的那面柜台，庄睿的头靠在柜台上，整个人昏迷了过去。

枪声和警报声惊动了门外的银行押款员，荷枪实弹的银行押款员迅速冲进典当行，而那个匪首的手枪似乎是自制的，打出了射向庄睿的那颗罪恶的子弹之后，就再也没有打响，典当行内也没有人质让他们劫持，这几个劫匪的专业技能显然不是很娴熟，经过一番打斗，三个劫匪很快就被几位银行保安制伏了。

“小庄，小庄，你怎么样了？能说话吗？”

和庄睿相熟的银行押款员急声喊着柜台里面的庄睿，不过始终听不到回答，刚开过枪的大厅里充斥着浓郁的劣质火药味，他们的心也渐渐地沉了下去。

站在外面可以看到柜台里面的血迹，只是打不开安全门，众人都束手无策，过了几分钟，接到报警的警察也赶到了现场，把典当行外围拉上了警戒线，几个劫匪被蒙上头后带上了警车，不过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柜台里面只露出一块头皮的庄睿，等待着接到通知的典当行来人打开安全门。

没有人发现，庄睿脑后渗出的鲜血慢慢渗进警报按钮的缝隙内，一股蓝色的电流顺着鲜血导入庄睿的脑中，使得他的身体微微地抽搐起来，捂在脸上的双手早已垂了下来，要是现在有人看到庄睿脸的话，就能发现，在庄睿的眼睛四周，出现了一道五颜六色的光晕，不过只有短短的十几秒钟，那道光晕就消失不见了。

“眼前怎么是黑的？我的眼睛怎么这么痛，怎么睁不开啊？”

在上海市一家医院的高干特护病房内，昏迷了三天的庄睿终于醒了，剧烈的头痛让他忘掉了昏迷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眼前的黑暗，刺鼻的消毒水味道，使他心中恐慌不已，庄睿拼命地想睁开眼睛，却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只能双手在空气中挥舞着。

“小睿，别怕，妈妈在这里……”

熟悉的声音在庄睿耳边响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低低的啜泣声，那是姐姐的声音，知道亲人就在身边，庄睿慢慢地冷静了下来，母亲和姐姐的声音让他感到安心，又沉沉睡去。

庄睿的爷爷是家乡古城一位有名的地质学家，不过在十年动乱的时候没能熬过去，就连庄睿的父亲也受到了牵连，在庄睿五岁的时候由于身体原因去世了，庄睿的母亲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含辛茹苦地把庄睿和姐姐拉扯大，去年办理的内退。

庄睿的姐姐叫庄敏，比他大五岁，已经结婚有个三岁的孩子，生了小孩之后就没再工作，姐夫家里兄弟几个，也是普通家庭，父母也帮衬不到。

姐夫是个普通工人，人很老实，对庄睿的姐姐也很好，只是收入不高，一家三口过得有些清苦，平时庄睿母亲的退休工资，有大半都贴补在他们身上了，这也是庄睿来到上海想找一份高收入工作的原因之一。

这次庄睿受伤，庄母和姐姐接到通知后，马上就赶到上海，已经在庄睿的病床前守护了两天，母女二人脸上都显露出疲惫和担忧的神色。

“医生，小睿怎么样了，怎么又昏迷了？”

庄睿母亲的手紧紧地抓住了闻讯赶来的医生的白大褂，含泪的眼中满是期待，生怕从医生口中听到不好的消息。

“没事的，他的心电图很稳定，应该是睡着了，你们不要打扰他，让他自然醒来，病人的眼睛还需要进一步检查，不过他的视网膜并没有脱落，只是受到了强烈刺激，应该不会有失明的危险，你们放心吧，我们会尽全力救治他的。”

医生的话让母女二人安静下来。

清晨的阳光透过病房的窗帘，昏暗的房间变得明亮起来，庄睿所在的病房在住院区，病人都有夜间陪护，现在大多都起床开始洗漱了，医生也开始查房了，一时间原本寂静的地方变得喧闹起来。

今天是庄睿后脑伤口拆线的日子，而双眼是否能恢复光明，也是在今天才能知晓，如果眼睛没有太大的问题，今天就可以出院，至于完全康复，就要慢慢调养了。

距离典当行抢劫事件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在众多人士的关注下，案情也已经水落石出了。

这是一个流窜到上海市的抢劫团伙，一行四人，在外面放风的人也在随后几天被警方抓捕归案了，经过审问得知，这几个人在案发的前一个星期，曾装扮成客户多次到典当行踩点。

案发当天，胥玲的早退，让他们以为这次抢劫计划可以轻易得逞，不过庄睿在一年的工作中所养成的，每天下班之前都严格按照规定将贵重物品转移到柜台内的良好习惯，使得劫匪们的计划彻底破产，而银行押款车的提前到来也决定了他们的悲惨下场。

对庄睿在这次事件中所表现出的职业素养和英勇行为，公安机关与典当行的领导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前几天就把十万块钱的慰问金送到了庄睿的床头，如果不是庄睿处置妥当，那些价值百万元以上的绝当品很有可能被劫匪抢走了。

“妈……没事的，医生都说了，最坏的可能性也就是视力受到一些影响，不会失明的，您别担心……”。

病房内，庄睿感到母亲扶在自己肩膀上的双手在微微地颤抖着，于是出言安慰道，姐姐由于要带孩子，在庄睿第一次醒来后先回彭城去了，这些天，都是母亲在病房内陪护自己。

对眼睛重见光明，庄睿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在第二次清醒之后，他就感到自己的眼睛四周似乎有一股清凉的气息把眼睛给包裹起来了，眼睛并没有感到受伤时的那种灼热，而且那道清凉的气息让后脑伤口的疼痛都减轻了很多。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开始时庄睿心中也有些恐慌，生怕自己的眼睛会失明，可是后来感到这股凉气似乎让眼睛变得越来越舒适了，也就放下了担忧。

庄睿并不知道，当初子弹从眼前划过所带来的强烈气流，使得他眼睛周围毛细血管全部破裂，眼角膜也受到了损伤，不过就在他被抬上医院的救护车时，就已经奇迹般地愈合了，这都是他眼中那道不知名的清凉气息的功劳。

医生对此的解释是药性偏凉，才会使庄睿感到眼中有种凉气存在，并且当时子弹射出所引起的气流只是使庄睿眼睛受到刺激，并没有造成什么实际的损伤（送到医院时庄睿眼睛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所以不会对他的视力有大影响，倒是后脑的伤势让医生们紧张了一阵，不过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早上刚过八点钟，市投资公司的领导和典当行的经理德叔都来到了病房。

由于庄睿在这次事件中的出色表现使得典当行没有受到丝毫损失，再加上德叔的推荐，很有可能在他病好之后，由他来担任典当行的经理，这也是

德叔前几天来看庄睿时私下里透露的。

对此庄睿心中还是很高兴的，这代表着自己的收入可以增加很多，再加上这次给的慰问金，可以考虑搬出现在所住的闸北窝棚区，在中海市贷款买套小户型的房子，把母亲接来同住了。

“小伙子，放轻松点，不要紧张，没事的……”

庄睿的主治医师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示意了一下跟在自己身后的护士，让她上前把庄睿头上和脸部的纱布解开。

特护病房的护士都是在整个医院选拔出来的，不仅年轻，而且相貌都是一等一的，前几天庄睿大学时的同宿舍老大来看望他时，还背地里一个劲地夸庄睿有艳福呢，说得庄睿是哭笑不得，眼睛又看不见，再漂亮自己也不知道。

随着护士柔若无骨的双手一圈圈地解开脸部的纱布，庄睿的心也平静了下来，先前还有点患得患失的心情，随着护士身上传来的阵阵体香，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终于，纱布从脸上解了下来，不过护士还在协助医生处理庄睿后脑的缝线，那里被玻璃划破一道口子，当时缝了六针，现在可以拆线了，只不过此时护士和庄睿的姿势有些怪异，从后面看，好像护士整个把庄睿的头部护在了自己那高耸挺拔的胸部。

“小庄，你先适应一下光线，慢慢睁开眼睛，不要着急……”庄睿身后正在帮他处理后脑伤口的医生开口说道。

其实在庄睿眼部最里层包裹药物的黑眼罩去掉时，还没睁开眼睑，庄睿就已经感到光线的存在，听到医生的吩咐后，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咦？粉红色……”

睁开了一条缝隙的眼睛首先看到的就是一片模糊的粉红色，似乎距离自己非常近，先前鼻端所闻到的清香体味应该就是从那里传过来的，庄睿把眼睛睁大，想看看那里到底是个什么所在。

就在庄睿凝神看向那片粉红的时候，忽然感到自己的眼睛里显现出一片青绿色的光芒，眼前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青绿色，庄睿双眼中那黑色的眼瞳像细胞分裂一般，突然一分为二，然后又迅速地合二为一，这个过程极为短暂，可能只有零点几秒的时间，在重新组合后的眼瞳中，一道无形无色的光线随着庄睿凝聚的眼神，射向庄睿所看到的那片粉红色。

庄睿只感到在自己凝聚眼神，努力想看清眼前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一片青光闪过，这半个多月来一直包裹在自己眼睛四周的那团清凉气息，突然围绕着自己的眼眶流动了起来，并且随着自己的目光电射而去，没等庄睿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就被随后看到的景象彻底惊呆了。

出现在庄睿眼中的，居然是两团挺拔、硕大、白皙的软肉……那距离是如此的近，近到只要庄睿稍微抬起头，鼻尖就可以触碰到，庄睿从来不知道白色会如此耀眼，让他这具近来每天都补充好几瓶葡萄糖水滋润无比的身体，竟然有种口干舌燥的感觉。

“怎么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类似的物体，那是……”

庄睿在这一刻忽然感觉自己一直以来都引以为傲、精于计算的脑子有点不够用了，此时完全空白一片，闪现在脑子中的只有四个字：好大，好白……

宋星君从卫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家医院做护士，由于性格温柔，相貌甜美，在普通病房待了不到一年，就被调到高干病房，虽然在高干病房工作相对来说要轻松一些，不过经常要应付一些色迷迷的眼神和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所伸出的咸猪手，毕竟收入要比普通病房高出许多，家境一般的宋星君还是比较满意这份工作的。

对现在这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大的病人，宋星君也很有好感，虽然这个年轻人有失明的可能性，但是庄睿这些天来所表现出的乐观、开朗的性情，感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对待医生和护士更是礼貌有加，他也从来没有像另外一些病人一样拒绝吃药或者发脾气，这让宋星君的工作轻松了许多，心情也很愉快。

不过此刻宋星君心中却全然推翻了以往对庄睿的好印象，因为就在刚才，她突然感到胸前一凉，凭感觉应该是有双手抚摸了上去，此时此刻能做到这点的，也只有她面前的庄睿了，并且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别人的视线，也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看到庄睿的举动，就连自己的视线也被庄睿的头部挡住了，而庄睿后脑的缝线马上就要拆完了，宋星君心中虽然想狠狠地给这个年轻人一巴掌，但是良好的职业道德还是让她忍住没有出声。

不过宋星君很快就忍不住了，因为骚扰没有因为她的退让而停止，反而变本加厉，那双大手似乎在胸前揉搓了起来，像有无数只蚂蚁同时在她的皮

肤上叮咬，宋星君顿时感到一阵瘙痒，一种难言的快感从胸前弥漫开来，如果不是戴着口罩，所有人都能发现宋星君此时已经满面绯红。

微微把身体向后撤了一步，宋星君低头看向庄睿的双手，让她感到愕然的是，庄睿的双手很自然地垂在他自己的身体两侧，并没有任何动作，如果不是自己胸前的骚扰还在持续着，那么宋星君肯定会认为庄睿就是罪魁祸首。

但是此刻宋星君依然能感到胸前的异样，并且那种瘙痒的感觉已经变成一阵难以言喻的快感，这种快感使得宋星君几乎要呻吟出声了。

忽然间，宋星君想起几天前发现自己胸部长了一个小肿块，难道出现了病变……

在痛苦的煎熬中，医生的拆线工作终于完成了，宋星君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接过医生递来的工具之后，脸色绯红的她连忙退出了病房，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那种难言的快感依然在继续，如果自己在这里待下去的话，她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发出愉悦的呻吟声。

“是不是肿块异变了？”

回到护士值班室之后，胸前的快感才慢慢地退去，但是宋星君还担心不已，匆忙跑去换衣间，当她的双手按在自己胸前的时候，却惊诧地发现，那个肿块已经不见踪影了，完全消失了。

就在宋星君退出病房的时候，庄睿也终于清醒了过来，因为当宋星君后撤的时候，庄睿就发现让他口干舌燥的画面消失了。

与此同时，刚才随着庄睿目光流逝出去的那股清涼气息，又返回到他的眼中，不过这道气息似乎虚弱了很多，使得庄睿眼中微微感觉有些刺痛，好像鼻子给人打了一拳，泪腺受到撞击一般，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眼前顿时变得一片模糊，因此庄睿并没有发现宋星君走出了病房。

“幻觉？可是为什么那么真实啊……”

庄睿努力地眨了眨眼睛，伸手向眼睛揉去，他想看看病房内都有哪些人在，也好和刚才的画面对号入座。

“小庄，别动，眼睛长时间不见阳光，流泪是正常的，现在不要揉搓眼睛，要用消过毒的棉球擦拭，咦，小宋呢，等一下，我去拿纱布来。”

庄睿抬起的手被主治医师制止了，不过在眨了几下眼睛之后，眼中的刺痛感慢慢地消失了，而眼前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看见满脸泪水的母亲，看